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福楼拜集 03 谭立德 编选

一颗简单的心

福楼拜中短篇小说选

[法国] 福楼拜 著 李健吾 胡宗泰 郎维忠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福楼拜集 谭立德 编选

一颗简单的心

福楼拜中短篇小说选

[法国] 福楼拜 著 李健吾 胡宗泰 郎维忠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颗简单的心 / (法) 福楼拜 (Flaubert, G.) 著; 李健吾, 胡宗泰, 郎维忠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5

ISBN 978-7-5426-4496-1

I. ①一… II. ①福… ②李… ③胡… ④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0591 号

一颗简单的心

著 者 / [法国] 福楼拜

译 者 / 李健吾 胡宗泰 郎维忠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史会美 余启凡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17 千字

印 张 / 13

ISBN 978-7-5426-4496-1/I·801

定 价: 20.0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宁 璞 冯季庆 冯 威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

好。另一方面，则是直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迥然不同于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气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

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

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目 录

- 狂人回忆····· 郎维忠译 1
- 秋之韵····· 胡宗泰译 61
- 一颗简单的心····· 李健吾译 157

狂人回忆

献给

亲爱的阿尔弗雷德^①

郎维忠译

^① 本篇写于1838年，是自传体小说，发表于《布朗什杂志》1900年11月号、1901年1月号和2月号上；1901年由弗卢里出版社出版。题献给好友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万。

这些书页里包含着一个完整的灵魂。那是我的灵魂吗？抑或是别人的？起初我想写一部记录隐私的小说，怀疑论在小说中达到最绝望的程度，但是在写作中，个人印象渐渐地穿透寓言，灵魂摇动笔杆，并把笔杆弄碎。

因此，我更喜欢把这一切留在神秘的推测之中；而你呢，你不用推测。

只是你也许将相信，在许多地方，表达是生硬做作的，阴暗的画面是随便描绘的；你要记得，这些书页是一个狂人写的，如果常常显得言过其实，超出了他所表达的感情，那是因为他屈服于自己的心声。

再见，想念我吧，并替我着想。

—

为什么要写这些书页？它们有什么用处？——我自己又知道些什么？按我的意见，去问人家行动与写作的动机，那是相当愚蠢的——你自己知道为什么翻开狂人就要在上面书写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篇页吗？

一个狂人，使人害怕！读者，你是谁呀？你是属于哪个范畴的？属于傻瓜，还是属于狂人？——如果有人让你选择，你的虚荣心宁愿选择后一种情况。是的，我的确又一次提问，一本书

既无教益也无趣味，不涉及化学、哲学、农学或悲歌，一本书提不出养羊或者杀灭跳蚤的任何好办法，既不谈论铁路、证券交易所、人们内心深处的隐私、中世纪的服装，也不谈论上帝与魔鬼，但是它提到一个狂人，也就是说，这个大傻瓜，多少世纪以来就在空中旋转而没有迈出一步，它吼叫，流涎，自己撕裂自己，那么，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用处？

我跟你一样，不知道你对此会讲些什么，因为这根本不是按规定好了的提纲写成的一部小说或者一个剧本，也不是一种唯一的事先考虑过的想法，有步骤地使思想在笔直的小径上弯弯曲曲地延伸。

我将要写在纸上的，只是我头脑里所想到的一切，我的想法与回忆、印象、梦想、一时的爱好，一切在想象与心灵中经过的东西；欢笑与眼泪，白色与黑色，首先从心里发出的呜咽，在发出声音的时候好像面团一样伸展开来，眼泪搅和在浪漫的隐喻里，想到我将要写坏一大把鹅毛笔的笔嘴，用完一瓶墨水，使我的读者感到厌烦，我自己也感到烦恼，心情十分沉重；我那么爱嘲笑，那么爱怀疑，已成为习惯，以至人们在我所写的东西里从头至尾，都找得到无休止的玩笑，而喜欢笑的人最后将会笑作者，也笑他们自己。

人们将从中看到，应该怎样相信宇宙的计划，人的道德责任、德行与博爱——我有了这种品德，渴望让人家把这个词写在我的皮靴上，以便大家读到这个词，并且牢记在心间，连那些目光最低的、身体最小的、最惯于爬行的与最靠近溪水边的都不例外。

这篇回忆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狂人的消遣而已，如果你还想

从中看到别的什么，那就错了！一个狂人呀！

而读者呢，你大概刚刚结婚，或者还清了债吧？

二

我因此要写自传——什么样的生活！我曾经生活过吗？——我年轻，脸上没有皱纹，心中没有情欲——噢！我的生活是多么平静，它显得多么幸福愉快，宁静单纯！啊！它安定又沉默，好像一座坟墓，活人简直像死人。

我几乎没有生活过；我根本不熟悉社会，也就是说，没有情妇，没有奉承者，没有仆人，没有车马；（就像人们所说的）我没有进入社会，因为我总觉得社会是虚假和浮夸的，充满了罪犯，使人厌倦，很不自然。

然而，我的生活，不是发生的事件；我的生活，就是我的思想。

究竟是什么思想把我带到现在这个年纪？大家都在微笑，过着幸福生活，结婚，相爱，那么多人沉醉在各种爱和各种光荣里，宴会上，那么多灯光闪耀，酒杯都斟得满满的，而我却茕茕孑立，赤身裸体，对任何灵感与诗意表示冷淡，感到自己在死去，痛苦难忍地嘲笑我缓慢的临终——好似这个享乐主义者，割开静脉血管，在芳香的澡盆里沐浴，笑着死去，就像一个人参加狂饮乱舞疲倦地出来，酩酊大醉。

噢！这个思想是多么长！它好像七头蛇一样从所有的方面来吃我。悲伤痛苦的思想，哭泣的小丑的思想，沉思的哲学家

的思想……

噢！对！在我的一生中度过多少漫长单调、用来思考与怀疑的时光！多少个冬季的白天，我低头面对没有烧尽的木柴，在夕阳淡淡的反光里呈现白色，多少个夏季的傍晚，我在田野里观看云彩消逝与展开，小麦在微风吹拂下弯曲，倾听树叶飒飒作响与大自然夜晚的叹息！

噢！我童年时是多么爱幻想！我是个多么可怜的狂人，没有固定的观念，没有确实的见解！我注视水在树丛里流动，挂满树叶的枝条弯曲着，落英缤纷；我从摇篮里凝视蓝天中的月亮，月亮照亮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出奇异的形状；我面对美丽的太阳，或白雾笼罩、繁华满树、雏菊开放的春晨，就心醉神迷。

我也曾喜欢观看大海——这是我最温馨美妙的回忆之一——海浪一个接一个地翻涌，碎成沫子，在沙滩上铺开，叫喊着在碎石与贝壳上退去。

我在悬崖上奔跑；我抓起一把海沙，让海沙从我的手指缝里漏下去，随风飘洒；我把漂流物往水里按下去；我深呼吸海边带咸味的新鲜空气，顿感心旷神怡，充满力量和诗意，思想宽阔起来；我注视着广阔无垠的空间和无限，我的心灵面对这无边无际的地平线而损坏。

噢！那里不只是地平线无边无际，还有巨大的深渊，噢！不，一个更宽更深的深渊在我面前张开。这个深渊没有风暴；如果起了风暴，它就会变得满满的——然而它是空的！

我心情愉快，爱笑，爱生活，爱我的母亲。可怜的母亲！

我还记得，当我看见马儿在大路上奔驰，喘着热气，汗水湿

透了鞍辔，就感到高兴；我喜欢马车单调有节奏的小跑，支撑车厢的宽皮带不停地晃动；后来，马车停下来，田野里一片寂静。可以看到从马的鼻孔里喷出热气，摇摇晃晃的马车在支承弹簧上更加稳固，风吹在窗玻璃上；这一切……

噢！我也睁大眼睛望着身穿节日盛装的人群，他们兴高采烈，乱哄哄的，大声喊叫，那是动荡不安的人海，比暴风雨更加愤怒，比暴风雨的狂怒更加愚蠢。

我曾喜欢战车、战马、军队、作战服、激昂的鼓声、冲锋陷阵的呐喊、炸药、在城内街上滚滚向前的大炮。

孩童时，我曾喜欢自己所看见的东西；少年时，我曾喜欢自己所感觉到的东西；长大成人后，我什么也不再喜欢了。

然而，有多少事深藏在我的内心！又有多少内在的力量，多少愤怒与爱情的波涛，在这个如此软弱、如此脆弱、如此下垂、如此疲乏、如此衰竭的心脏里，相互碰撞，变得粉碎！

有人要求我重新开始生活，把自己混入人群！……被折断的树枝怎么能结出果实？被风刮走的树叶又卷在尘土里，怎么能返青？为什么这么年轻，却有那么多辛酸苦楚？我知道什么？也许我命中注定要这样生活，没有挑起重担之前就疲倦了，没有跑步之前就气喘吁吁……

我热情饱满地读书，工作，我写作。噢！我那时多么幸福！我的思想是怎样在谵妄之中高飞！飞在那不为人知的地区，那里没有人，没有行星，没有太阳！如果可能的话，比上帝的无限更广阔的无限，在那里，诗歌在一种爱情与心醉神迷的气氛里得到安慰并且展开翅膀；然后，应该从这些高尚境界再下降到词语——怎样通过话语在诗人心中升起和谐？怎样使巨人妙语如

珠、得心应手，就像一只有力的大手膨胀起来，撑破了戴在手上的手套？

在那里还有失望；因为我们接触地球，接触这个冰冷的地球，一切火都要熄灭，一切力量都要变得软弱！诗歌通过什么阶梯从无限下降到实际，诗歌是怎样渐变、下降而不至于粉碎？怎样使这个拥抱无限的巨人缩小？

于是，我忧愁而又绝望，感到我的力量使我极度疲乏，也感到这个弱点使我羞愧，因为话语只不过是思想遥远的变弱了的回声；我诅咒我最珍贵的梦想，诅咒我在创造的极限上默默花去的时间；我觉得某种空虚和难以满足使我焦虑不安。

我被诗歌弄疲乏了，就冲入沉思的田野。

起初我热衷于以人为对象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研究，要弄明白人究竟是什么，直至剖析一切假设，就最抽象的假定进行讨论，精确严格地推敲最空洞的词。

人，就像被一只陌生的手抛向无限的沙粒，就像腿部无力的可怜的昆虫，想在深渊的边沿站住，努力使自己在树枝上不跌倒，他喜爱道德、爱情、自私自利、野心，他把一切都变成美德，以便站得更稳，他紧紧抓住上帝，但他总是缺乏力气，松了手，就往下掉……

人希望理解不存在的东西，从虚无中创立一门学问；人是按照上帝的模样做成的，他卓越的天才停留在一根草上，不能跨越尘埃那样的问题！

我感到疲倦，于是，我怀疑一切。尽管我年轻，却已经衰老；我的心上有皱纹，看到一些老人依然生气勃勃、充满热情与信仰，我便苦涩地笑自己，这么年轻，却对生活、爱情、荣誉、

上帝、所有存在的东西与可能存在的东西，这么不抱幻想。

然而，在领会虚无的信仰之前，我自然地感到害怕；在深渊边沿，我闭起眼睛——我跌了进去。

我感到高兴，不再需要坠落。我冷静安宁得像一块墓碑。我认为在怀疑中找到了幸福；我是多么荒谬！我在不可估量的空虚里打滚，这巨大的空虚，当人们靠近它的边缘，令人毛骨悚然。

我从怀疑上帝，发展到怀疑道德。这脆弱的思想，虽然每个世纪它都能够在法律这个脚手架上竖立起来，却更加摇摆不定。

我以后会把这阴郁沉思的生活的全部情况告诉你，这种生活是坐在炉火边度过的；我双臂交叉，总是厌烦地打哈欠，整天孤零零的，不时转动眼睛观看邻居屋顶上的积雪，观看淡淡的夕阳残照，观看我房间的地面，观看一个变黄了的缺牙的死人头在我的壁炉上做怪相——这是生活的象征，像生活一样冷酷和爱嘲讽。

不久，你也许会读到那颗备受打击、痛苦悲伤的心所经历的焦虑不安。你将会知道这个如此宁静、如此普通、如此充满感情、如此没有行动的生活中的奇遇。

而你然后会对我说，一切是否不是嘲笑和嘲弄，所有在学校里歌颂的，所有在书本里长篇大论陈述的，所有被看见的、被感觉到的、被谈论的、所有存在的，是否……

我要说的痛苦太多了，而又说不完。好吧！但愿这一切不是出自怜悯、烟雾与虚无！